

『好日子还在后头』

内蒙古最后一批“三少民族”贫困人口“摘帽”

新华社呼和浩特11月5日电（记者安路蒙、贝赫、张丽娜）5日清晨，嫩江右岸的达斡尔族村屯哈布奇村雪霁天晴。阳光照得屋里暖烘烘的，达斡尔族老人熬珍花特意穿上红色花衣裳，端坐在火炕上，从扶贫干部手里接过脱贫告知书，一笔一画地签上名字，高兴地说：“我脱贫啦！”

随着国家各项扶贫政策的落地，熬珍花等最后一批贫困户陆续领到脱贫告知书，标志着内蒙古“三少民族”正式告别贫困。

达斡尔族、鄂温克族、鄂伦春族生活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境内，在渔猎、服饰等方面具有比较接近的文化形态。达斡尔族约8万人、鄂温克族2万余人、鄂伦春族仅2000多人，被称为“三少民族”，2014年精准识别的贫困总人口高达10281人。

熬珍花所在的哈布奇村，达斡尔族占九成以上，不少老弱病残人口、缺乏发展条件的老乡生存艰难。熬珍花一家5口有3个病号，全靠儿子一人在外打工糊口，最难的时候买包咸盐的钱都凑不出来。

据了解，内蒙古将最后一批少数民族贫困人口作为重中之重，集中帮扶力量和财政资金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，发展民族教育、卫生、文化等社会事业，并因地制宜采取了生态移民、产业扶贫、兜底保障等扶贫举措。

熬珍花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，享受到低保、养老、子女上学、住院报销等政策，基本生活有了保障。同时，整个“三少民族”群体也都在生产生活上实现历史性跨越：鄂温克族猎民等原始部落迁下山定居，直接跨入现代社会；鄂伦春族大力发展传统民俗旅游，寻求古老民族绿色转型；达斡尔族人发挥过去以物易物的经商传统，勇闯商海拥抱未来。

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扶贫办主任李晓东表示，为了确保少数民族群众脱贫之后还能有发展的后劲，近两年旗里正谋划民族服饰、大豆深加工、养殖等特色产业，让那些靠兜底保障的群众有属于自己的产业。

今年，熬珍花通过扶贫贷款发展起养牛产业，全家人均年收入超1万元。站在牛棚前，她充满期待地说：“3只母牛怀犊，就等明年产犊了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！”

“‘三少民族’的沧桑巨变，成为中国各民族携手前行、摆脱贫困的缩影。”内蒙古社科院副院长毅松说。

新华社武汉电（记者黎昌政、李伟）一座座青瓦土墙房，门前鸡冠花迎风怒放，村中溪水汇涓成流，沿着蜿蜒的青山峡谷流淌。深秋时节，走进鄂西北十堰市竹溪县泉溪镇石板河村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，处处皆美景，人人笑满面。

“一亩大棚的蔬菜，带孩子的空儿，就能拾掇好，一年多收入几千元没问题。”在搬迁户赵春艳家中，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屋外工具房中土豆、玉米等堆满地，屋后有猪圈、小菜地。村党支部书记代立军说，村里还为搬迁户统一配备了晾衣架，解决村民晾晒衣服的“烦心事”。

在竹溪各易地扶贫搬迁点，为解决村民看病问题，当地开展了“送药上门”服务。原来，由于大山阻隔，一些地方的村民即使坐车去乡镇卫生院也需要一个小时，看病、治疗很不方便。

石板河村搬迁户汪德芝和老伴有冠心病、糖尿病等慢性病，需要天天服药，如今，村医定期上门送药。竹溪县卫健局局长明伟介绍说，自去年6月开始，县里1.2万名贫困慢性病人每个月不再为拿药跑路。

不仅有“送药上门”，还有“送菜上门”。在鄂坪乡唐家畈村篮球场西侧的一处“爱心菜园”，一垄垄白菜、辣椒等蔬菜长势喜人。

“党的政策好，干部的服务好，上门送菜到家。”搬迁五保户李茂贵说，以前自己一个人不愿种菜，去年搬迁到安置点后，依靠“爱心菜园”，顿顿吃上了时令蔬菜。村党支部书记田伟说：“每月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之后，会组织党员到两亩‘爱心菜园’参加劳动，把收获的蔬菜送给村里无劳动能力的留守、五保、低保老人。”

坝溪河村搬迁户廖成学的家门口贴着一句话：“诚实做人，老实做事。”廖成学说，这句话就是自家的规矩。湖北省邮政公司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童建强说：“新村要有新气象，富了口袋，还得富脑袋。”为此，驻村扶贫工作队和村两委班子成员一起，想了不少办法。

如今，坝溪河村每月举办一期“乡村讲堂”，宣传党的政策、普及致富技能、传播文明新风；每半年组织一次乡风文明建设积分评比；每年开展一次“好家庭、好乡贤、好村民、好婆婆、好儿媳”评选表彰活动。

“积分可以当钱花，大家积极性都提高了。”脱贫户张显志说，开展积分评比以来，他积极参与，每天早晨起床打扫自家庭院后，还会清扫门前的马路。村里组织两次积分评比，他都获得了最高奖励。

“干部沉下身子，尊重群众意愿，用足用活政策，精准破解难题，就能不断增强群众的认同感、归属感和幸福感。”湖北省十堰市副市长、竹溪县委书记余世明说，竹溪县地处秦巴山连片特困地区，近年来整合资金整县推进产业增收、安居工程，实施易地扶贫搬迁19972户、危房改造18655户，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成果，全县所有贫困户实现脱贫，所有贫困村实现出列，今年4月实现了整县脱贫“摘帽”。

下山农民再“登山”

这么好的地方。

“十三五”期间，临县一共实施自然村整村搬迁166个、部分搬迁117个，安置建档立卡贫困人口8444户23495人，同步搬迁4893户16509人。

尽管在小区旁边就能就业，但苗苏平和老伴今年还是选择加入造林合作社，重新回山上务工。除了秋收，这对夫妻今年几乎没有中断过种树，每天早上5点多上山，一直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才回家。

“大半年时间，我们就挣了6万多元钱，只要收入稳定，受苦受累都不怕。”苗苏平说。

吕梁山深处大多不适合人类居住，但在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努力下，现在却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，吸引大量农民下山之后再“登山”。

2016年以来，临县大力实施生态扶贫和退耕还林等工程。全县组建了291家脱贫攻坚专业合作社，在一个战场同时打赢生态治理与脱贫攻坚两场战役。

临县林草局局长高翠文说，过去5年，临县森林覆盖率达18.3%提高到25.1%，3.4万名参与造林的贫困人口人均每年增收12877元。

生态持续改善和经济林面积不断增加，也让搬迁农民上山增收有了更多选择。

与苗苏平不同，已经搬迁到临县欣阳小区的周家焉村村民秦有顺选择上山养蜂。这位59岁的脱贫户搬下山已有3年，以前家里4口人住1孔窑洞，现在新家80平方米，各种设施都很齐全。

“过日子就像蜜蜂酿蜜，只要勤快就有好收成，我养了40多箱蜜蜂，去年挣了4万多元钱。”秦有顺说。

目前，临县已发展枣林80多万亩，槐树20多万亩，非常适合发展养蜂产业。今年4月，临



“面”貌一新

▲11月5日，周思彬在晾晒面条。

江西省万载县马步乡宝石村的周思彬，2013年因病辞职休养，失去了收入来源。2017年，他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，并受益于政策报销了部分医疗费用。2020年，身体逐渐恢复的周思彬主动找到扶贫干部，希望经营面条加工生意。扶贫干部不仅帮他申请到了贷款，自己还解囊租借。半年过去，周思彬靠面条加工实现了两万元的盈利，还申请到了商标。下一步，周思彬准备开一家网店，把面条卖到网上去，把日子重新过红火。

新华社记者周密摄

崖夺村的鞭炮声

新华社昆明电（记者吉哲鹏、庞峰伟）“噼里啪啦……噼里啪啦……”不久前，记者到云南省广南县莲城镇崖夺村采访，在村委会里，驻村工作队队员、村干部正你一言我一语，讲述着村里的新鲜事，孰料被一阵鞭炮声打断。

“今天王世洪家的牛肉馆开业，放鞭炮庆祝。”熟悉村情的云南省纪委监委派驻崖夺村工作队队员马荣伟说。

贫困村的鞭炮声勾起了记者的好奇心。在平坦宽敞的村道上走几分钟，就望见“常来福牛肉馆”的招牌，门口一地炮仗碎屑犹如红毯，50多平方米的店面里摆着4张桌子，牛肉火锅热气腾腾。

王世洪今年42岁，个头不高。他以前在广东打工，这两年看到村里大变化，家里人合着不再出去奔波了，决定回来开个牛肉馆。

一番攀谈后，记者发现这家小馆子从选址到食材都很讲究。

选址——牛肉馆在新建的农贸市场对面，每周六是村里的赶街日，人来人往很热闹。“以前那里是个水塘，驻村工作队帮我们建了新市场。”王世洪说。

食材——广南县畜牧业以高峰牛闻名，属云南省“六大名牛”之一。为准备开业，王世洪从村里买高峰合作社买了1万多元的高峰牛肉。

朴实的言语勾勒出崖夺村的变迁。广南是云南省最后9个未摘帽贫困县之一，地处滇桂黔石漠化片区，崖夺村又在滇桂交界，山大坡陡，出行不便，到2017年底还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57户700人。

为破解“交通孤岛”难题，在云南省纪委监委协调推动下，投资5800万元的崖夺至洞高（云南与广西交界处）道路2019年底建成使用，打通了“断头路”。

如今，在脱贫攻坚的号角声中，崖夺村的路宽了，卫生室、幼儿园条件更好了，返乡创业的群众越来越多。

崖夺村党总支书记吴贤武告诉记者，王世洪购买牛肉的合作社，是工作队专门为产业扶贫成立，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都入了股。

2019年，崖夺村脱贫出列。今年11月2日，云南省发布广南等9个未摘帽贫困县（市）退出贫困县序列的公示，“又广又难”的贫困标签将成为历史。

牛肉馆的烟火气中升腾着希望。“接下来我们还要打造花卉苗木特色小镇，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，到时候饭馆生意就更好了！”马荣伟说。

速冻饺子里的脱贫故事

照顾才4岁的小女儿，现在想想都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。

如今，翟云玲的食品公司越做越大，年销售额达300多万元，今年还新建了面包房。翟云玲不仅自己脱贫致富，还带动2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一起奔小康。

“今年，我转到了面包房工作，还能学习一些烤面包的手艺，挺知足。”在翟云玲的食品公司工作了4年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杨静说，在这里每月有3000多元的收入，补贴家用基本足够，上班时间也比较灵活。

虽然生活有了很大改变，但翟云玲没有丝毫松懈。她说：“下一步我想着建设新的厂房，把企业发展好，带动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。”

和母亲一直挤在土坯房内。“娶媳妇的3000块钱都是找别人借的。”谈起过往，刘绍陶露出一丝腼腆。

为了改变贫穷状况，刘绍陶外出打工12年，却又因病耗尽好不容易攒下的积蓄。“没钱没工作，喝酒赌博，每天浑浑噩噩，妻子都要和我离婚。”那时的刘绍陶做什么事都有心无力。

2013年，刘绍陶一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。靠着扶贫小额信贷政策获得的5万元贷款，他种下了20多亩脐橙，致富的希望也跟着一起种下。

2015年，刘绍陶一家成功脱贫。“脱贫不